

唐纳德·福勒博士，旧约背景， 第 15 讲，民族群体，非利士人和乌加里特， 君主制的兴起

© 2024 唐·福勒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

这是唐·福勒博士关于旧约背景的教学。这是第 15 场会议，人民团体、非利士人和乌加里特、君主制的崛起。

欢迎观看我们的下一盘磁带，它是有关海洋人民运动某些层面讨论的延续。这很有趣，因为在观众中，如果只有极少数人听说过“海洋人民运动”，我会感到惊讶，但几乎每个人都听说过非利士人。好吧，从我们听说过非利士人的意义上来说，非利士人比运动更重要，但他们只是参与这场运动的人中很小很小的一小部分。

但他们是圣经中最著名的民族之一，尤其是因为黛利拉。所以，我们可以看看他们，仍然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更多，所以我们想谈谈我所说的出埃及后非利士人。这些出埃及后的非利士人与提克人和达努纳人等有着密切的联系。

显然，旧约全书使用非利士一词。对于希伯来人来说，区分各个部落一定很困难，因为他们对爱琴海一无所知，所以他们可能只是采用这些民族中最强大的民族或距离最接近的民族的名字。希伯来人当时在，并用这个名字来形容他们所有人。因此，当我们准备继续前进时，我们想对你们说的是，当埃及人击败他们时，他们在以色列的多个地区定居了多个不同的部落，因此这些出埃及后的非利士人并没有突然进入该地区正如他们逐渐所做的那样。

比勒塞人定居在潘托波利斯，即《圣经》中提到的五个城市：加沙、迦特、亚实基伦、亚实突和以革伦。这就是五个城市。这些城市本身并不是非利士人的城市，而是埃及人定居的地方。

埃及人定居他们是因为他们是埃及人的附庸，通过安置他们，这个地区，伙计们，对埃及人非常敏感，好吗？所以，如果我可以离题一两句话，你还记得喜

克索斯人。喜克索斯人对埃及思想产生了无尽的影响。因此，埃及人从喜克索斯人那里学到的是，尽管这个沙漠地区将埃及与中东分开，但埃及人并不安全。

这里有一片大约250英里的沙漠地区。埃及人认为这就足够了。但喜克索斯人的经历让他们认识到，如果不能控制这座陆桥，他们就会变得脆弱。因此，为了控制陆桥，他们抓住了他们的附庸非利士人，把他们安置在这里，把他们安置在五个城市里，然后他们把守通往埃及的道路。

只要那五座城市里有这些强大的爱琴战士，那么他们就不可能轻易被入侵。然后他们也把它们安置在加利利海以南的这里。他们把它们放在这里是因为他们要守卫约旦裂谷，这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然后它们把它们放在安曼这里，因为那个城市控制了该地区的整个东部地区。因此，通过爱琴海的这些战略定居点，他们基本上创造了一个强大的支柱，保护埃及免受这些可憎的闪米特人的侵害。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把它们安置在原来的地方。

因此，他们在多个地区定居。但到了10世纪，它们的分布范围已不仅仅限于我提到的地区。因此，在文化上，非利士人显然是该地区独有的。

他们是爱琴海人，从他们的陶器就可以看出。好吧，如果您知道闪米特陶器是什么样子，您就可以知道。这是我为您准备的典型爱琴海陶器。它的艺术品和优雅远远优于闪米特世界的任何东西。

即使在爱琴海存在的早期阶段，事实是爱琴海的陶器比闪米特世界生产的任何陶器都要优越。于是，他们制作出了非常有特色的陶器。他们有独特的墓葬样式。

这些不一定是非利士人，因为我们后来知道，埃及人使用了同一种埋葬棺材，但我们称这些类人猿粘土棺材是因为它们的形状像人类，而且是用粘土制成的，人们被埋在里面。这有点难以判断，但也许你的眼睛可以注意到它。这是头，当然还有耳朵，但是这是下巴，然后在下巴下面，你可以看到两条手臂，与身体不成比例，但这就是这些粘土棺材的形状。

它隐约让我想起迈锡尼国王的死亡面具。当然不完全相同，但它让我想起了这些迈锡尼国王死亡面具。所以，无论如何，这些都是一些非利士人的埋葬棺材。

我们知道，他们很早就吸收了该地区的宗教神灵和习俗。他们很早就被闪米特化了。那么为什么非利士人在圣经中如此重要呢？嗯，他们在圣经中很重要，因为他们是非常强大的战士。

他们拥有制胜武器。我们从《撒母耳记上》第 13 章和第 19 章中得知，非利士人垄断了该地区的铁矿。古代世界并不需要花很长时间才能找到铁。

远古时代，人们就已经了解了铁的存在。这是独一无二的。它很重，而且很难使用。

直到比现在更早的某个时间，大概是公元前1500年左右，人类才终于学会了如何熔铁。铁不能被普通火的温度熔化。如果我试图在一块金属铁下生火，除了让它变暖之外，它不会有任何作用。

他们无法熔化铁。在人类历史的某个地方，他们了解到了这个秘密，并通过我们所知的风箱系统做到了这一点。在美国早期历史中，这些铁匠，铁匠，用马蹄铁和类似的东西工作，能够通过手风琴状的结构来熔化铁，这会增加穿过金属的气流。

空气越多，火焰就越热。有一段时间，爱琴海圈子里的人们已经学会了如何熔铁。当然，如果你把它融化了，你就可以做人类做过的事情。

我们可以肯定，一定会继续这样做；我们将把它们变成用来杀人的机构。所以，这是在古代。在他们把铁变成陶器和工具等实用物品之前，他们把它们变成了武器。

因此，非利士人拥有铁，而铁武器在战争中给他们带来了无与伦比的优势。事实上，圣经谈到了迦南人和他们的铁车。好吧，以色列方圆 500 英里之内没有铁矿。

因此，所有的铁都必须进口，当然，迦南人对如何冶炼铁一无所知。因此，该地区的铁是通过贸易或购买带入该地区的地区，非利士人拥有这种技术，这使他们成为获胜的力量，因为他们可以拥有铁剑。因此，非利士人是以色列人必须对付的最强大的民族之一，他们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最终不是他们强加的，而是罗马人采用了他们称之为巴勒斯坦领土的名称。

他们是圣经时代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当然，我们对参孙与非利士妇女的出轨行为同时感到有些悲伤。因此，他们还以其他方式对希伯来人产生了影响。我认为，在我们进入圣经文本之前，我们将把注意力转向我们想要处理的最后一个地点和民族。

这就是我们本次讲座稍后要讨论的地方，那就是乌加里特的遗址。再一次，我的大部分地图都消失了，所以我无法准确地向您显示乌加里特在哪里，但我可以在地图上指出它，就像我的光标所指的这个区域一样。我们有乌加里特古城。乌加里特是一座我们实际上一无所知的城市，直到它被意外发现。

近一个世纪前，一个当地人外出犁地，他的犁尖发现了一件文物，结果证明这是来自乌加里特遗址的文物。所以现在已经是近两代人之后的事了，我们仍然在乌加里特进行挖掘。主要的挖掘者是一位名叫克劳德·谢弗的法国牧师。

当您看到该网站时，让您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是它是一个完美的交易地点。正如你所看到的，这里是塞浦路斯。你只能看到一点延伸部分，塞浦路斯最东边的延伸部分。

当然，塞浦路斯是古人大部分铜的产地。因此，乌加里特与塞浦路斯隔海相望。这里有这里的主要贸易路线，阿帕德和阿勒颇等。

当然，它也阻断了南北贸易交通。所以，换句话说，它位于东西和南北贸易路线的中心，使其成为理想的贸易中心。因此，它在整个历史中一直存在，直到在海民运动中被摧毁。因此，该地点非常适合贸易。

当这个遗址被发现时，它的语言和文学对圣经研究具有巨大的重要性。究其原因，实际上有多种原因，我们将讨论它们。你会发现我拥有的关于乌加里特的信息比我要介绍的要多得多。

但我想告诉你的是，即使你从未听说过这个词，乌加里特语也是一门独立的学科。有些男人和女人一生都在研究乌加里特。乌加里特语是一门拥有自己的语言、语法、词典和参考书目的学科。

它本身就是一门学科，所以它很发达。乌加里特语最有趣的事情之一是它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字母语言之一。

现在，我们曾经认为乌加里特语曾经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字母语言。我们现在知道那不是真的。事实上，他们不断将字母表的日期推后，我认为到目前为止，最早的字母表的发明日期大约是 1700 或 1800 年。

但当然，乌加里特语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平板电脑，而其他提议的字母表都没有为我们提供任何平板电脑。因此，它是一种与希伯来语密切相关的闪族语言。它的字母表由 30 个用楔形文字书写的辅音组成。

如果你作为外行人正在看阿卡德文字，如果你正在看楔形文字的泥板，它可能是用苏美尔语、阿卡德语、乌加里特语或赫梯语书写的，而你无法分辨其中的区别。看起来都一样。但乌加里特语是一种与希伯来语密切相关的语言，这当然也是它成为希伯来语如此重要的语言的原因之一。

因此，我们将对此的评论仅限于几件事，但值得向您指出。我认为，在我学生时代学习的所有语言中，除了希伯来语之外，我不得不说乌加里特语是我第二喜欢的语言。因此，虽然乌加里特不是西方唯一发现泥板的地方，但却是除埃布拉之外唯一发现大量泥板的地方。

此外，它是公元前 2000 年唯一发现的具有重要意义的石板。乌加里特在大约 1200 年被毁。它再也没有被重新占领，但它给我们留下了数百块石板，这些石板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是无价的。也许这一发现最令人高兴的结果是它对希伯来语研究，特别是希伯来诗歌的意义。

它对于旧约语法、希伯来语语法和 hapax Legomena 的研究具有巨大的价值。Hapax Legomena 的字面意思是写一次。因此，当我们处理像希伯来语这样的语言时，有时我们会遇到只出现一次的单词，而我们只是不确定该单词的含义。

因此，当我们看到乌加里特语时，我首先想告诉大家的是，这是一种对希伯来圣经产生了惊人影响的语言。当我早年还是一名学生时，我常常在诗篇上做很多工作。我记得我去看过 30 年代和 40 年代对诗篇的评论。

从字面上看，注释者要做的就是重新排列、改变希伯来圣经，使其符合希腊诗歌结构。换句话说，有些早期的注释是写出来的，而注释者认为希伯来文是腐败的。因此，他们会尝试使其符合希腊文学结构。

当然，我们现在知道的是，那是胡言乱语。事实上，我们今天所拥有的希伯来诗歌与乌加里特诗歌散文的结构非常吻合。乌加里特本身没有《诗篇》，但它有非常适合的诗篇散文，为希伯来诗歌的研究带来了美好的局面。

现在，学者们不再浪费时间修改希伯来语文本，而是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希伯来语文本，因为它是因为乌加里特的影响。我年轻的时候，伟大的天主教学者米歇尔·达胡德（Michel Dahood）对《锚圣经》中的诗篇写了三卷本的注释，基本上对希伯来文本采取了非常保守的立场，他不会改变希伯来文本的辅音。现在，他改变了元音，但没有改变辅音。

类似的事情发生是因为乌加里特，所以它帮助我们特别理解希伯来诗歌，也帮助我们理解希伯来语法和句法。它帮助我们理解了我们不知道如何处理的奇怪和罕见的单词。我记得当我成为基督的新皈依者时，我记得我只是，出于某种原因，这可能只是上帝的主权。

我只是被旧约所吸引。我从一开始就喜欢它。但如果你读旧约，尤其是头几次，你会有很多问题。

我还记得，因为当时，我们读过《英王钦定本》——几乎所有人都读过——我还记得读过《先知书》，他们谈论在预言的影响下砍伐树林。“砍伐”这个词我们已经不再使用了。就是削减的意思。

他们谈论砍伐树林，就像你通过砍伐这些树林来攻击迦南宗教一样。我记得当时我很困惑，一个年轻人想知道，树木怎么可能是有罪的，为什么他们要砍倒它们？好吧，当然，现在我们知道这些根本不是树林。它们实际上是一位名叫亚舍拉（Asherah）的女性神的木制雕像。

但是我们知道，很大程度上是在詹姆斯国王翻译者乌加里特的影响下，他们只是猜测。他们所拥有的是一个意味着切割的词。好吧，如果你要砍伐东西，那一定是树。

但多亏了乌加里特这样的网站，我们现在知道他们正在砍伐木制祭祀图像。因此，乌加里特对我们理解希伯来圣经有巨大的帮助。我甚至可以说，为了我的目的，为了希伯来文本的目的，我甚至可以说，除了死海古卷之外，为了理解我们的圣经，我想说乌加里特是最重要的石板发现还有第二个原因，不仅是希伯来语的原因，而且因为我们所知道的关于迦南宗教的所有重要信息几乎都是从乌加里特那里知道的。

当你读旧约时，你会清楚地看到迦南宗教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但旧约并没有很清楚地告诉你他们相信什么。现在，他们做了一些非常可怕的事情，比如牺牲婴儿之类的事情。

但我们对旧约中的迦南神学了解甚少。我们只知道这是有罪的。当我们到达乌加里特时，我们发现恰恰相反，现在我们知道迦南宗教思想的神学特征。

我们知道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季节和生育力有关，但我们对迦南神学的了解很多都来自乌加里特。所以，我向你建议的是，如果你决定有一天要成为一名圣经学者，你就在训练中留出空间来发展乌加里特语的实用知识。因此，我将在结束时告诉您，毫无疑问，由于这些平板电脑如此强大且如此重要，所以我们犯下了整个不和谐的错误，以至于我们进入了一个时期，有些人，我不认为我创造了这个术语，我们进入了这个时期。泛乌加主义时期

换句话说，我们所做的就好像我们戴上了乌加里特的特殊眼镜，我们根据乌加里特的光来阅读整部旧约圣经。所以这意味着有很多事情是不正确的，我不会谈论它们，因为我需要推动我们继续前进；我们已经完成了一半多一点，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因此，我将向您讲述有关乌加里特的这些事情，然后离开该网站。

奇怪的是，乌加里特最偶然的事情之一就是它被毁了。在烤箱里发现了一些从未完成烹饪的药片。由于它被摧毁并且从未被重新占领，所以乌加里特的一切都是在原地发现的，即在其原始环境中。

这是理想的发现。当你在一座又一座的建筑上建造时，就会破坏证据，而当场地刚刚被摧毁时，你会失去一些东西，但你会获得很多东西，因为它没有被后续建筑物压扁。因此，在这盘磁带的剩余部分中，我们要做的就是将我们的注意力转向一个具有一定意义的主题领域，即以以色列君主制的崛起。

因此，我首先谈论早期的以色列。可用的历史有很多很多，其中最好的一些是莱昂·伍德（Leon Wood）的《以色列历史概览》、约翰·布莱特（John Bright）的《以色列史》、尤金·梅里尔（Eugene Merrill）的《牧师王国》。坦率地说，当你拥有这三个条件时，你就已经足够了.....今天有很多更新的新历史，但是天哪，我告诉你，那三个人在他们的历史中做得很好，如果你拥有这三个，那么你就处于有利位置。

我们想谈谈法官时期。再说一次，我们不会花很长时间在这上面，但是考古学从法官的漫长时期向我们揭示了，法官是一个时间段，粗略地，只是给你一个整数，是350年，大约，只是为了给出一个圆形数字。当你读士师记时，你会发现这是一本令人沮丧的书。

我碰巧对这本书产生了喜爱，所以在我的教会事工中，我喜欢教导这本书。我的妻子，今天是我们结婚 48 周年纪念日。当她发现我在教会教法官时，她会说，哦，不。这并不是一本关于他们如何骑马驶向夕阳并从此过上幸福生活的书。

这是一本令人压抑的书。事实上，书中很少有故事是快乐的，甚至是中性的。这本书的目的是告诉我们事情真的很糟糕。

我们对这一时期考古学的了解是，它向我们表明，我们所说的以色列人实际上并不是一个民族。人们认为他们拥有共同的种族身份并正在建设一个国家。伙计们，我们在法官身上看到的是，他们不是一个国家。

在士师记中，只有一次以色列人完全团结在一起，那就是互相残杀。在本书的最后一个故事中，有一场伟大的内战，11个部落与本杰明的一个部落作战，他们几乎消灭了该部落。这是全书中唯一一次部落合作的时候。

既然如此，那就互相残杀吧。他们不是一个民族，也不是一个国家。他们是一个部落的集合，显然，有大量的宗教叛教者。

因此，重要的是要了解考古学告诉我们这一时期并不是一个繁荣的时期。农村的东西都是质朴的，大城市里的东西不多。

几乎没有任何纪念性建筑。坦率地说，这个时期看起来不仅是农业，而且相对贫穷。因此，我们最好记住，士师与海民运动有联系。

海民运动大约发生在《士师记》的中间，我们认为海民运动中发生的事情是，当这些部落沿着海岸前进时，许多城市被占领，一些城市被摧毁。这似乎造成了我们在《士师记》中看到的混乱的一部分，即政治秩序很少或根本没有的政治混乱。埃及人失去了对叙利亚-巴勒斯坦的控制。

所以，法官的混乱很可能与海民运动的混乱有某种不可估量的联系。需要讨论与联合君主国下一时期的连续性的最后一点。对于这一时期来说，“士师记”是一个不幸的术语，因为它并不能真正描述这本书的特征。

让我告诉你一些关于希伯来人奇怪的文化的事情。圣经中旧约各书的许多名称，许多都不是希伯来传统中这些书卷的名称。换句话说，士师这个名字不是来自《士师记》，而是来自《七十士译本》，即旧约的希腊文译本。

由于《七十士译本》谈论的是人们的评判，因此《七十士译本》的作者将这本书的名字命名为《士师记》，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在希伯来圣经和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世界中，以书名的前几个词作为书名是常见的传统。所以士师记的标题实际上不是《士师记》，而是“约书亚死后发生的事”。

所以，我们书的真正标题是“约书亚死后发生的事情”。当然，大多数读者都知道，约书亚死后，情况并不好。然而圣经文本煞费苦心地向我们讲述神如何兴起约书亚跟随摩西，神如何将摩西身上的灵放在约书亚身上，以及约书亚如何是摩西的精确延伸，因为当你读约书亚时在第一章中，约书亚被一遍又一遍地讲述遵守律法作为取得成功的手段。

嗯，摩西也是如此。但令人惊讶的是，当约书亚去世时，却没有领导者。文本并没有告诉我们原因。

如果神煞费苦心地向我们兴起约书亚，我们可能会问自己，为什么他没有兴起约书亚的继承人呢？好吧，文字没有告诉我们。我会代表你做一个猜测，朋友们，当你读到圣经中关于摩西的记载和关于约书亚的记载时，以色列人并没有遵循其中任何一个。有好几次，摩西必须向上帝求情，因为以色列人要杀他。

他们离神太远了。当我们读到约书亚记时，当我们读到约书亚记的结尾时，如果我今天还记得的话，我想这是在第13章。在第13章中，约书亚看着以色列人说，你们要在那里呆多久？因为他们在约旦河东岸。

约书亚说，到这里来跟随我。让我们征服这片土地吧。当我们读到约书亚记的结尾时，它直接告诉我们，虽然有些土地已经被征服，但还有很多土地还没有被征服。

因此，当我让我们为希伯来圣经中的历史潮流做好准备时，我试图指出，也许上帝没有兴起约书亚的继任者，因为他们不跟随人民神已经复活了。他们没有追随摩西，以至于除了少数人之外，所有人都被埋在沙漠里。他们没有跟随约书亚，因为当你读约书亚记第一章时，它告诉你在每一个案例中，没有一个部落成功地征服了赐给他们的土地。

因此，也许上帝没有兴起一位领袖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他正在准备他们最终愿意接受上帝将兴起的领袖。好了，就这么多了。让我们看看我中间的评论。

与下一个时期的最后一个连续点是，法官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术语，因为在士师记中，没有一位法官被称为法官。如果他们不被称为法官，你可能会问，我们到底为什么要称这本书为法官？嗯，这是因为其中一半据说已经判断了动词形式。没有一位评委被授予评委头衔。

其次，即使是动词形式“judged”也不是用于所有的领导者。即使是动词形式也不是所有的领导者都使用的。因此，实际上，我愿意说，确实没有一个一致的职位，称为法官。

事实上，我认为士师记中所发生的事情具有一定的重要性，这就是重要的一点。似乎缺少管理部落以外的任何事物的行政机制。所以，我给你的建议是这样的。

士师记所揭示的不是一个国家，也不是一个民族，而是各个支派的个体活动。有时部落会同意合作并遵循我们称之为法官的人，有时他们不会。但我不相信有一个法官办公室真正统治着这个国家。

相反，我怀疑以色列的统治方式并不是由一个被称为法官的人来统治的。以色列由部落长老统治。这本书真正讨论的是部落主义。

如果你不做笔记，我鼓励你把它写下来，因为这就是正在发生的事情。所谓的人民没有凝聚力。它是由 12 个不同部落组成的集合体，他们彼此反感、嫉妒，并且不愿意作为上帝的子民合作和联合起来。

所以，当我们看看所谓的法官时，有12个并不是偶然的。这可能是因为有12个部落而专门选择的数字。设大法官六人，小法官六人。

对那些法官的分析，那些所谓的法官，正如我向你们提到的，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被称为法官，表明每个法官唯一的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是领导者。每个法官都是一位领导者。这就是他们的共同点。

从一位法官到下一位法官之间没有连续性，正如我们所期望的，如果这是一个办公室的话。好吧，所以我现在可能正在吹毛求疵，因为我正在和你谈论政治办公室的概念，我对你说，几乎没有证据表明某个人物有一个政治办公室谁可以称为法官。这些政治人物在领导时所做的就是将他们从敌人手中解救出来。

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因为我们正在考虑这个时期。因此，第四，重点应该放在领导者的活动上，而不是放在可能是神话般的办公室上。好吧，现在我明白了，小时候我常说“我还有其他鱼要煎”。

我所要表达的是我认为圣经研究中的一个真正问题，那就是法官之间发生的对比，因为法官应该等于神权政治和王权，而王权等于君主制。所以，我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他们谈论的是，在《士师记》中，我们有一个神权政治时期，但不是君主政体，因为在神权政治中只有上帝是君主。显然，我正在努力为拒绝该模型奠定基础。

因此，首先，当我审视《士师记》中发生的事情时，我发现它与君主制相比，不再是神权政治。神总是统治。法官正在做的事情，在我看来，部分地，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但它是一个重要的部分。士师记表明，好吧，这是有争议的，所以不是每个人都会同意我的观点，士师记表明当你不愿意跟随神所兴起的领袖时会发生什么。

我认为《士师记》中有三、四次提到，在那些日子里，以色列没有王；每个人都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当每个人都做自己眼中正确的事时，就会导致混乱，而这正是士师记真正要向我们展示的。

它向我们展示了一段充满悲剧、神学背道和国家解体的时期。所以，我向你建议的是，与一些作者相反，士师记不是一个理想的时代，而是一个充满巨大悲剧的时代。好的？所以，我拒绝这样的概念，即我们所说的士师时代，大约300多年，并不是一个独特的神权政体，因为神仍然在士师记中统治以色列，就像他在摩西统治下的以色列一样，以及他统治以色列的方式。他将在大卫的领导下统治以色列，就像他在希西家的统治下统治以色列一样。

神是以色列永久的王，神是世界永久的王，我拒绝士师记是神权政治的概念，就好像那是独一无二的。所以，让我快速地为你们做好准备，因为我试图阐明这一点。神权政治这个词不是圣经中的词。

当我说这不是一个圣经词时，我的意思不是这个想法不符合圣经，而是这个词从未出现在圣经中。神权政治是希腊语中两个词的组合。它源自希腊语 *theos*（上帝）和 *archos*（或 *archontos*）（统治者）。

所以，神权政体在词源上的意思就是上帝的统治。嗯，这就是我的观点。神总是统治。

没有一个时期不是神权政治。与美国人的想法相反，上帝仍然是世界之王。从上帝仍然统治世界的意义上来说，这是一个神权政治。

现在，美国不是神权国家，但上帝至今仍在统治。那么，我们如何将这一时期称为神权政治时期呢？嗯，在我的笔记中，我在页面中间向你提到了约瑟夫斯。约瑟夫斯，我之前在录音带上向您提到过，约瑟夫斯是一位参加过罗马起义的将军。

当然，他被打败了，只有他自己的花招才救了约瑟夫斯的命。他拯救了自己，因为他让罗马人相信他是一位有洞察力的先知。罗马人总是对未来感兴趣，人们确实如此。

他总是对未来感兴趣，所以他让他们相信他值得留下来。约瑟夫斯救了他一命后，他的情况发生了转变，他成为了罗马的崇拜者。因此，约瑟夫斯写了几卷书，《犹太人的战争》和《犹太人的历史》。

在他的书中，当他写犹太人的历史时，当他写历史中关于法官的部分时，他在脑海中构思出这样的想法：这是一个理想的时代。现在，他这样做的原因是约瑟夫斯将以色列的麻烦归咎于其领导层。他认为以色列诸王，特别是希律王，是以色列陷入如此艰难时期的原因。

他开始认为缺乏王权是成功的秘诀，因此他开始以令人惊奇的方式看待《士师记》，不知何故将其视为一个理想的时期。这是理想的，因为没有国王；这是一个神权政治，对他来说，这就是他所呈现的模式。嗯，法官是神权政治的模式，而君主制时期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坏主意，这种模式确实扎根并一直伴随着我们直到今天。

因此，我想对这种模式表示反对，告诉你们法官时期并不是一个平静或理想的时期。从与君主制对比的意义上来说，这不是一个神权政治的时期。士师记是一段极其混乱的时期。

我通过一个简单的单词研究向您展示了这一点。如果我们看这些词，我们可以看到，在《士师记》中，主导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约书亚记的词就是托拉（Torah），托拉（Torah）是希伯来文的律法词。在整本土师记中，妥拉这个词从未出现过一次。

摩西被称为先知。在《约书亚记》中我们有预言活动，但在所有士师记中，先知这个词只出现了一次。我们在《出埃及记》和《民数记》中都有女先知，但在《士师记》中，女先知只出现过一次，就是底波拉。

如果你回到申命记第16章到第18章，祭司是以色列宪法中的执政官员之一，但在整本约书亚记中，唯一提到的祭司是第17章到第18章中的一位祭司，而且他是腐败的。当我们读出埃及记时，出埃及记的后三分之一描述了会幕的建造和会幕的官员。事实上，在出埃及记中，会幕是如此神圣，以至于在会幕竣工的最后，经文告诉我们上帝降临并居住在会幕中。

有趣的是，在士师记中，帐幕这个词一次也没有出现过。当我们读到《出埃及记》、《利未记》和《申命记》时，以色列的宗教体系是围绕三个圣日事件和朝圣事件建立的，在这些事件中，以色列应该来到耶路撒冷或来到某个中心地点，他们将自己呈现在以色列的上帝面前。嗯，在整本土师记中，节期或圣日这个词一次也没有出现过。

当我们读出埃及记和利未记时，我们反复读到至圣所，神的居所，约柜。当我们读到士师记时，方舟这个词一次也没有出现。当我们采用旧约神学核心词汇

时，恩典、hesed 和 hen 都是希伯来语单词，主要被翻译为恩典或恩典一词的某种形式。

“hesed”或“hen”这个词只出现在整本书的第一章和第八章中，所以当你把所有这些信息放在一起时，它告诉你的是，士师记的整个时期都是可怕的叛教、非规范的宗教经历。从本质上讲，士师记似乎告诉我们的并不是一个理想的神权政治时期，而是我个人坚持的一个词。这不是神权政治，当然也不是君主政体，但这这是一个无政府状态的时期。

没有规则。这是阿尔法私有权。这是非领导力。

在这个时期，圣经文本告诉我们，存在混乱、叛教，一切都脱离了正确的范畴。这就是一位学者所说的WUD，WUD，世界颠倒。所以，根据我的经验和评价，法官正在做的事情就是这样。

在这里，我们有我称之为国王的王室领导——当然是摩西和约书亚——但你可以自由地不同意这一点。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接下来的诸王，从《撒母耳记上》第 8 章开始。《士师记》的核心是省略号。这是一段介于事物应有的样子之间的历史时期。这是一个充满灾难和混乱的时期。

当然，这也是他们的敌人掌权的时期。但请跟我一起注意，敌人并不强大。这不像是埃及人来敲门。

亚述人并不是来恐吓他们的。事实上，他们在《士师记》中的敌人都是本地人。亚捫人、摩押人和非利士人都是较小的王国，实际上可以击败以色列，因为以色列不团结。

好吧，根据我的判断，这很重要，让你自己研究一下，看看你是否愿意接受这个想法。我所看到的是，这是一个神正在使事情朝着神圣旨意发展的时期。这是神继续推动事物朝着神的旨意发展的时期。

中间的这段时期是整本书中神圣意志被忽视、违背和滥用的时期。好吧，现在，你可能想对我说，好吧，如果这是一个完全悖逆的时期，那么这本书的神学是什么？如果我要对你这么说，我的回答是，这本书所做的是表明神对他通过摩西所立之约的承诺。这本书向我们展示的是神奇妙的恩典。

虽然神在每一种情况下都会因他们的不服从和背道而惩罚他们，但这本书向我们展示的是，神会坚持不懈地带领他们到达神能够实现他对他们的愿望的地方。书中几乎没有出现“恩典”这个词，这很奇怪，但我认为每个故事都是恩典故事。在每一个案例中，神都会拯救他与圣约子民的关系。

所以，这是所有六个主要故事中出现的序列。以色列人背道。他们犯罪。

神兴起了一个压迫者。人们大声呼喊。神兴起一位拯救者。

这在本书的每个周期中都可以找到。人们犯罪。神兴起了一个压迫者。

人们痛苦地呼喊。神兴起一位拯救者。这是书中从未发生过的事情。

不止一次。百姓悔改。所以我们看到的是，尽管神不断地参与他们，人们却从未悔改。

因此，300多年来，我们似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以我的思维方式，这一时期的目的是让以色列人为上帝希望他们去的地方做好准备。在这里，以色列人都死在旷野了。

好吧，他们不是在旷野，但如果上帝的应许没有实现，他们都会死去。所以，这里发生的事情是，我相信上帝已经利用这段时间让他们到达上帝想要去的地方，即将他们介绍给像大卫这样的敬虔国王，也许在较小程度上像所罗门那样。因此，考虑到这一点，我试图让你们为我认为即将到来的伟大事件做好准备，这就是君主制的形成。

在我们的下一个磁带中，这就是我们将从君主制的形成以及所有这一切如何适应背景和上帝正在做的事情开始。所以，我们会在那里暂停，然后回来，或者然后重新开始。我回来了；你才刚刚开始，我们将看看君主制的形成。

好的，感谢您的关注。

这是唐·福勒博士关于旧约背景的教学。这是第 15 场会议，人民团体、非利士人和乌加里特、君主制的崛起。